

走进映秀 梦的摇篮

□ 吕岳阳

2012年5月13日,我们到了映秀镇。在桂东南,已是初夏时节,在这里,天气还有一丝的凉意。下了车,我才意识到整个映秀镇被高山裹挟在里面,山腰上云雾缭绕。

在映秀镇,从车站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漩口中学的遗址。远远看去“纪念汶川地震四周年追思大会”的横幅在漩口中学的断壁残垣前挂着。在横幅下,有一个用石刻做的钟表,一个断裂的裂痕作时针指在2点的位置,另一个裂痕作分针指在28分的位置,两个裂痕合起来,时间定格在下午的2点28分。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地震的震中正是汶川县的映秀镇。

在来的车上,导游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四年前,一个个感动的故事,师生情,伉俪情,母子情,在导游的口里又重新演绎着。仅仅是车上的简单重温,车上就有几位女生禁不住抽泣起来了。复述苦难是一种慈悲的残忍,但是,聆听苦难让人痛苦不可承受。

震后,漩口中学的遗址被建造成供游人追思缅怀的主题公园。坍塌的楼房还在,赤裸的钢筋从墙缝中探出头来锈迹斑斑;断裂的横梁依旧,绿色的青苔已经爬上了墙头;游人来了一波又一波,一样救人的事迹在不同导游的口里重复着。

看着遗址,心里沉重起来,思绪久久地停留在一个问题上:人活着为了什么?古人是立德立功立言,那么我们今人的追求又有些什么不同?从漩口中学的遗址走出来,横穿马路,顺着

阶梯而上,爬到半山,就来到了“5.12”地震遇难者集体公墓。公墓没有完全建好,部分墓碑没有安装,有的墓碑上还没有刻上姓名,墓碑呈“之”字形盘旋而上,墓碑和绿化带交替上升。墓碑上刻着遇难者的生卒年,有老人,有小孩,也有很多年纪与我相仿的人,他们被无情的地震抹去了生命。看着看着,心里压抑起来,一段话涌入脑中,“没有人知道,灾难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降临。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只是我们的替身而已,因为他们的离去,所以我们还活着。”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还活着。

在集体公墓的左上方是汶川大地震中纪念馆,纪念馆是沿着受灾--救灾--重建的思路建立起来的,里面有体验厅、重建厅和启示厅三个主体大厅。站在这些文字,图像,视频前,心里再一次被冲击。任何困难任何苦难放在这里都是渺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失意,道路的彷徨,人生的艰难,情感的纠结,时运的多舛,生存的压力,与此相比又何足道哉?风又如何,雨又如何,或许只是一阵风后一粒沙子进了眼睛,却让我们流了太多不该留的泪。相对他们而言,至少我们还存在,存在就有希望。

在体验厅里,有一个4分钟左右的穿越生命,体验地震的环节。游客进入一个圆形大厅里,大厅里有一个圆形的台,台上有扶手,游客站在圆形台上,然后圆台开始晃动,在圆形大厅的墙壁上360度地投放着地震发生的画面。先出现的是秀美的山川,美丽的家园,然后是突如其来地震的一瞬间,断裂、破碎、生命、坚强、滚

石、桥梁、房屋、浓烟、河流、山坡、一切事物开始钻进眼睛,一切破碎的意象在大脑中爆炸。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爆炸声、哭喊声、轰鸣声声声入耳,房屋、亲人、学校、家庭、公司、建筑、财富,一瞬间化为乌有,狂暴过后是风平浪静,留下的是荒芜一片。

一切不过是浮云。体验结束,走下圆台,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

就在前阵子,听到一位朋友的母亲突然病重了,情况并不乐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生命真的太脆弱了,脆弱到我们来不及转身仔细端详,它已经离去。亲人的离去使我们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我们开始忧思生命,开始变得悲天悯人,我们感到生命的重量,感到瞬间长大,变得突然成熟。

走出纪念馆,山腰的雾气已经散去,俯瞰整个映秀新城,清澈剔透,色彩浓烈,映在眼里的是干净的道路,整齐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很难想象四年前这里曾发生过8.0级的地震。

导游说,地震过后,四川人更加注重生活,关心生活,享受生活了,现在街上常见跑车名车豪车,成都开始有豪车展,有张学友演唱会,这是地震前从来没有的。我想人生需要一个触媒,但并不一定是在灾难过后我们才反思生命,才说要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如果说非得经过大起大落经历生死之后,一切才可以看得淡,才有生命的觉悟,那么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 黄俊杰

盛夏,我到了这里,一个充满希望的山坳,迎接我的是一个梦,那么安静,神秘。我不知道是不是夏日的激情将这一方山水点缀,只知道,这儿真的很美很美。

一个山里出来的娃,在外漂泊久了,会想家。那种感觉就像飘在海里的孤帆,不知道何时才能安定。当我踏上这一片土地,莫名的亲切袭上心头,仿佛流浪的人听一首家乡的歌谣,隐隐的,淡淡的。

记得,那日早晨,乘坐大巴车蜿蜒而上,车子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我刚想闭上眼睛尽情呼吸乡土的气息。突然,在不远的山坳上,一片矿区映入眼帘。那儿薄雾缭绕,几座建筑物若隐若现,山间有清晰的水流声,我嗅到了草木的清香,绿叶带着雨的剔透渗入每一寸肌肤,鸟儿也叽叽喳喳唱起了山歌。看到眼前的一切,我不禁哑然,却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精工细作。

古盐矿区就坐落在这如诗如画的山坳。这里远离喧嚣,白天没有热闹的集市,夜晚没有色彩斑斓的霓虹灯。但是,这里犹如世外桃源,并且矿产非常丰富。这片宁静而却不甘心默默无闻的矿区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示它的瑰丽。进入厂区,一排排房子整整齐齐,绿树环绕,走道干净整洁。到了上班时间,原本安静的矿区就变得热闹起来,工人们开始忙碌,厂房里“叮叮当当”,机器声“轰隆轰隆”,仿佛沸腾了血液。

因为地处南方,阳光是绝对充足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更是多了些狂野,也多了些激

情。矿区三面环山,站在厂区的巷道上放眼望去,烈日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树木。我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让人忘记烦忧,忘记劳累。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许是生于世外桃源,这儿的人都很淳朴。徒步厂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热情,他们脸上似乎都挂着浅浅的笑,透着淡淡的喜悦,安定满足溢于言表。他们不伯寂寞,甘心在矿区里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们勤劳无私,就算汗流浹背,也丝毫不减他们奋斗的热情;他们执着专一,曾经经历过低潮,却始终坚持下来,越发富有生命力。我的心,仿佛一瞬间被电流撞击,掀起了惊涛骇浪,却又在片刻之后,变得像湖水般异常平静。于是,我明白了,人世间的有些事情都不过如此,在平凡中成长,在平凡中实现人生价值,才能更好地诠释生命。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在古盐矿已经工作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这里的本土方言我是不通的,碰到过不少的障碍,不过一个月来得到大家那么热情的帮助,我甚是感动,也卸下了心里的那一份顾虑。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里,这一个距离县城五十多公里的山中工厂。它宛若一轮初升的太阳,炽热而耀眼,更像一个孕育希望的摇篮,神奇而富有魔力,吸引着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大学生。也许我们都怀揣着一个梦,虽然这些梦都不一样,甚至还很渺小,很脆弱,但只要给这个梦一个摇篮,我坚信,它会茁壮成长。

你在他乡还好吗？

□ 梁明艳

夏天的一个傍晚,隔壁传来了“你在他乡还好吗?”的歌声。我心中平静的湖面竟然泛起了涟漪,不经意间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清楚的记得那年夏天,我被分配到桂北的融安县实习一年。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县城,有一条美丽的江,有特色的民居以及热情好客的人们,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那么的陌生,似乎没有感到丝毫的亲切感,浓浓的乡愁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直到认识晓慧,我的实习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了。晓慧是一个美丽聪慧的侗族女孩,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她和我一样都是来实习的。说来也真巧,我们被同时分到一个实习组。我俩混熟了,才发现晓慧和我的兴趣爱好一摸一样,我们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县城了,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那时的我们喜欢文学,偶尔还舞文弄墨的写上一两篇稿;喜欢看书,看到一本好书欣喜半天;喜欢在有星星的夜晚,顽皮的数着天上的星星;喜欢下象棋,常常因为赢了一盘棋激动半宿;还喜欢躲在被窝里说悄悄话,讨论学习情况,讨论哪个老师好,哪个男生比较帅,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从晓慧的口中,我知道了侗族、苗族、壮族、还有仫佬族的风俗习惯,特色美食还有特色景点。在晓慧的陪同下,我游览了融安的红茶沟森林公园,融江河畔;三江的程阳风雨桥、侗族鼓楼;融水的贝江、寿星庙、元宝山、苗族的吊角木楼……领略了壮族的三月三歌圩、仫佬族的花炮节、苗族的芦笙节的独特风情。这些原本只在书上看到,却从来没有切身经历过。那

时的我们开心极了,无需虑物欲权势的复杂,简单而快乐!

又是一年夏天,我们的实习结束了,我和晓慧就要各奔东西了。在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我们都不愿意睡觉,千言万语道不完,心里好难过,多希望时间就在这一刻停留。也许人总是这样:失去了才懂得拥有的可贵,分别时才发现相聚的短暂。临别时,我们再次相拥而立,仿佛是生离死别一般,怎么也不愿意放开彼此的手,直到车开。

又是一年夏天,我收到了晓慧的来信,原本以为晓慧已经把我给忘了,想不到她还惦记着远方的我。我激动得整晚无法入眠,得知晓慧一切安好,我替她感到高兴。我们相约10年后的某一天再相见。那时没有手机,写信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天各一方,鸿雁往来,把两颗彼此牵挂的心拉近。再后来,由于地址的变更,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给晓慧寄了好多信都被退了回来,也问了原来实习的同学,依旧一无所获,从此晓慧便杳无音讯了。这10多年来,我经常想起晓慧,不知道远方的她还好吗?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是否已经有了自己健康可爱的宝宝?是否也会想起我呢?可惜,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再过些日子,我和晓慧的10年之约就到了,我多么希望能够当面问一声:朋友你在他乡还好吗?

那一碗面的味道

□ 蒙思球

从岳家回矿里上班,坐5个钟的车到岑溪车站时早已饥肠辘辘,索性放下行李,在路边摊点了碗面。在等面的时间里,我百无聊赖的看着店里的一切。

小店不大,几张桌子,墙边堆着几箱啤酒瓶,衬着小店的破旧,就像老家的破房子。看着厨房里老板娘忙碌的身影,突然鼻子一酸,想起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亲。

曾几何时,老母亲也是这样的给我煮面,生病时的午夜,临行远门的清早,远路归来的黄昏,都离不开母亲忙碌着给我煮面的身影,就像眼前的一幕……

在贫困的小山村,面条是招待远方贵客最好的“美食”。小时候,每逢家里有客人,这时父母会到村里的小卖部买把面条,给客人煮上。我呢,也会围在边上看着客人吃,等着客人招呼我一起吃时,我会兴高采烈地端着碗打锅里面并不多的面条,此时,父母会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瞪眼。在清贫年代幼小的心灵里,那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渴望能够吃上面条成为我成长路上的一个梦想。

长大后,为了学业和工作,渐渐的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家,四处奔波,也开始吃上了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却再也没有感觉到吃的幸福和快乐。也忘记了味蕾其实需要的只是那些最原始的味道——那种温暖的感受。

直到在小店里,看着菜单,才突然想方贵客最好的“美食”。小时候,每逢家里有客人,这时父母会到村里的小卖部买把面条,给客人煮上。我呢,也会围在

母亲煮的那一碗面的味道——温暖的感觉、清苦里的幸福的味道。

之后,我也尝试着自己煮面,清水、盐、几片青菜,一把面条、不放油……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却又总感觉差了点什么。彼时,我仿佛看到年迈的老母亲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下碗里的面,直到把碗里的汤水舔得干干净净。

这一碗面吃的我热泪盈眶!都说富贵难买幼时贫,我幼时吃到的那一碗面,原来是一个不论什么也永远无法抵及的顶点,一种幸福的滋味……

我决定,下次回家,我也给母亲煮碗面,一碗她一直想吃的面,一碗我的味道的面。

父爱如山

□ 林福振

如果说一双眼睛能够看清周围的环境,那么一个眼神就能向周围诠释着他的内心世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严厉而不善言辞的人。他生活在农村,透露着一份坚定与“冷漠”。

记得那天阳光灿烂,微风习习,就像我的心情一样舒畅。我手里拿着段考发下来的试卷一路向家里狂奔,虽说不上是名列前茅,但这对于平时成绩不上不下的我已经很不错的。回到家我正向左邻右舍吹嘘着这特大“喜讯”。父亲回来了,我一脸高兴正准备向父亲说一番,那头上的几根白发在黑发中显得格外扎眼,他那双眼睛没有了光彩,可眼里

分明透着一份期待。

我出来工作了。那天回家,父亲破天荒地给我斟了一杯酒,说以后就是出社会的人了,要学会独立,脚踏实地做事。我告诉父亲自己生活得很好,和同事处得也要要好,大家都在努力地向前走着。

我发现有一种感情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的,因为它来自相连的血脉,虽历经沧桑岁月却未曾改变。

写给我的姐姐

□ 韦俊宇

周六,烟化炉前,临时值班,我接到个电话。原来姐姐婚礼的时间已经定了下来,老爸特地打来,并嘱咐届时需要我做的一二三四。嘴里道着下次再联系,还没挂上电话,思绪已经五味杂陈开来。

和大多数弟弟间相似,我和姐姐一起经历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年幼的我像鼻涕虫一般跟在姐姐后边,到她这个同学那个朋友家串门,乐此不疲,以至于我对姐姐的同学朋友如数家珍;我也早已习惯了别人给我的“这是某某的弟弟”的标签,在我的世界里,姐姐似乎一直都是陪伴在左右,哪怕后来我们到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哪怕现在相隔千里。

我至今还记得1992年幼儿园下午的时间特别漫长,漫长得让独自坐在大门后边长条凳上等待的我興味索然。我等待的人是姐姐,爸妈工作繁忙,放学接我的任务落在了姐

姐身上。似乎总要等到我开始有些焦躁不安,双手抓着铁门的栏杆巴巴地向外四处张望的时候,姐姐才会背着书包小跑着出现,和看门的大爷打个招呼,拉着我往家赶,此时幼儿园只剩下看门的大爷了。能够不是全幼儿园最后一个回家,一直是5岁的我最大的愿望。我哪里顾得上姐姐“今天最后一节课老师又给我们测验了”的解释,一边不住地埋怨,一边摇头晃脑地任由姐姐拖着我回家。直到几年后我自己上了小学,才真正理解了姐姐的难处。那是我和姐姐无数日常琐碎生活的常态,当时的愤懑,现在化为愉快的回忆了。

是的,我们终会长大,当年牵着我回家的姐姐现在遇到了生命中更为重要的那个人。可我老有一种感觉,在某一个转身之间我会看到她,她背着包走来牵着我的手,脸上是那么一种释然而温柔的神色。

夫妻俩的小日子

□ 封梅清

夫妻俩都是矿里的普通员工,工资稳定收入不高,但是夫妻俩很勤快,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夫妻俩当年是通过朋友聚会认识的,从相恋到结成连理,在岁月的洗礼中,在一粥一饭的恩情里,有着一股绵长而又无形的力量,让两个原本陌路的人渐渐融为了一体。夫妻俩恩爱爱,形影不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生活中同心协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下班后或休息日,在矿区里,常常看到夫妻俩的身影,他们有时出现在矿区附近的地里,有是出现在矿区附近的山上,还有时出现在生活区里,夫妻俩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对勤劳的小蜜蜂,不停的忙碌着,耕耘着生活。

春天万物复苏,是最繁忙的季节。在一派春光明媚中,夫妻俩下班之后,就会到菜园子里劳动,种瓜、种豆、种菜,除了自足外,剩余的就拿去卖。在春笋钻出土时,夫妻俩还不忘到了山上摘竹笋,采回来的竹笋多得常常让邻里羡慕不已,那段日子,夫妻俩也成了矿区街上的常客——卖竹笋。

夫妻俩养有一群鸡,傍晚饭后,夫妻俩就把圈养的鸡放出来透透气,一人一个鞭子在看,菜园里的菜叶子和锄地

时捡的蚯蚓这时就成了鸡的美食,和着玉米粉的鸡食让这群鸡长得很好,生的蛋个儿也大。在县城上学的儿子特喜欢吃家里带出来的鸡蛋。

夫妻俩在矿里不烧液化气,喜欢烧柴火。休班时就会到矿区附近的山上找柴火,找柴火是件挺辛苦而又挺累的体力活。丈夫常常把大的重的柴留给自己,小的轻的则留给妻子,本来丈夫是不想让妻子来的,让她在家收拾一下柴火就行了,但妻子不放心丈夫,拗不过妻子的关爱,只好她一起来,夫妻俩背着柴火一前一后回家的情景是矿区人最常见的一幕。

有时,夫妻俩还会做一些手头活赚外快,矿区里有人会带来一些服饰回来,在服饰上钉珠子,价钱一两元至几十元不等。妻子手快,常常做得比一般的人多。丈夫在旁看多了,有时也会给妻子做做助手。

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勤劳的夫妻俩不用贷款,就在县城买上一套价值几十万的房子,这让许多普通员工发自内心的佩服。夫妻俩还打算存一大笔钱,让勤奋的儿子上一所好的大学,这是夫妻俩最大的心愿,每每想到这,勤劳的夫妻俩就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笑脸。